

863  
53

温疫余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温疫余論 2巻』 請求記号 86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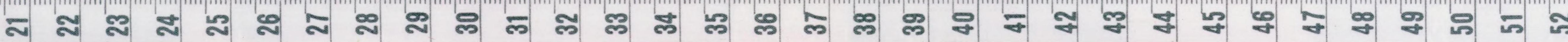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温疫餘論序

夫疫之為病古今不同其變態區區  
 不可枚舉也長沙氏述素難作傷寒  
 論以救常世大橫然於温病但舉一  
 端而二千載之下有又可氏出發明  
 其餘緒以著温疫論可謂千古活眼  
 能羽翼長沙氏者也生氏到今蒙其

温疫餘論序





夫字作人  
字佳  
九疑鄉

澤誰敢不矜式之雖然又可氏亦有  
所略而不說百年之後發其餘論者  
誰吾先大夫温恭府君也天明戊  
申疫氣流行延門合戶為之死其不  
可勝計當時疫氣一變而上盈下虛  
屬少陰證者多初尚依又可氏法而  
療之不能獲効於是焦神覃思求有

所以救濟適讀嶺南衛生方始有所  
發乃用附子往々起死回生焉自此  
以往療疫數百人豁然貫通左右逢  
原遂詳指其所因明辨治法記所經  
驗名曰温疫餘論臨卒稿成不肖德  
輿恐其湮沒欲與同社共之命繡梓  
以播告四方門生願与疫論並行于





世則於療疫庶幾乎其無所過失矣  
乃先大夫之志也嗚呼可謂能羽  
翼又可氏者也矣

文化辛未仲冬

不肖德輿謹撰

温疫餘論卷之上 目次

募原

傳變不常

急證急攻

熱邪散漫

內擁不汗

下後脈浮

下後脈復沈

邪氣復聚

下後身反熱

下後脈反數



因證數攻

病愈結存

下格

注意逐邪

蓄血

邪在胸膈

辨明傷寒時疫

戰汗

自汗

盜汗

狂汗

發斑

數下亡陰

解後宜養陰

用參宜忌

下後反痞

下後反嘔

奪液無汗

補瀉兼施

停藥

虛煩似狂



瘡當作音

神虛謔語

奪氣不語

妄投寒涼藥

大便

小便

前後虛實

脈厥

體厥

伏邪傳少陰

下虛上實

瘡啞

數疾脈

掐陰

卷之下

目次

雜氣論

虺厥

呃逆

腹鳴

論食

論飲 即論渴

清熱

應下諸證



應補諸證陰證下虛證

論陰證世間罕有

舍病治弊

輕疫誤治每成痼疾

肢體浮腫

服寒劑反熱

知一

四損

勞復 食復

溫瘧

疫脚氣兼證

班黃併發

婦人時疫

小兒時疫

主客交

正名

論疫有九傳

正誤



温疫餘論上卷

台州園隨筆之十四

尚藥 源 元凱 述

男 德輿 校

瘧論曰邪

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

也舉痛論曰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

血不得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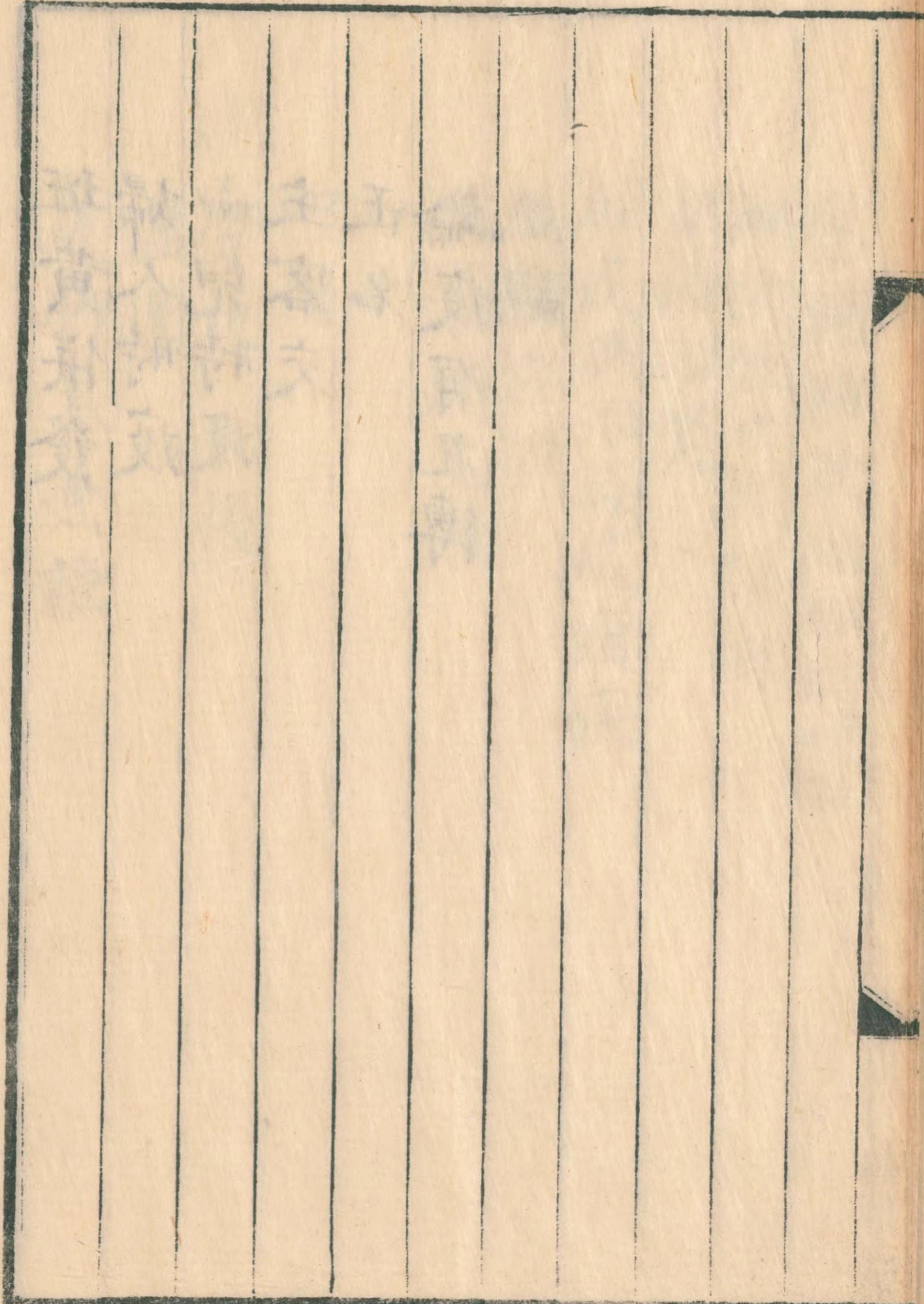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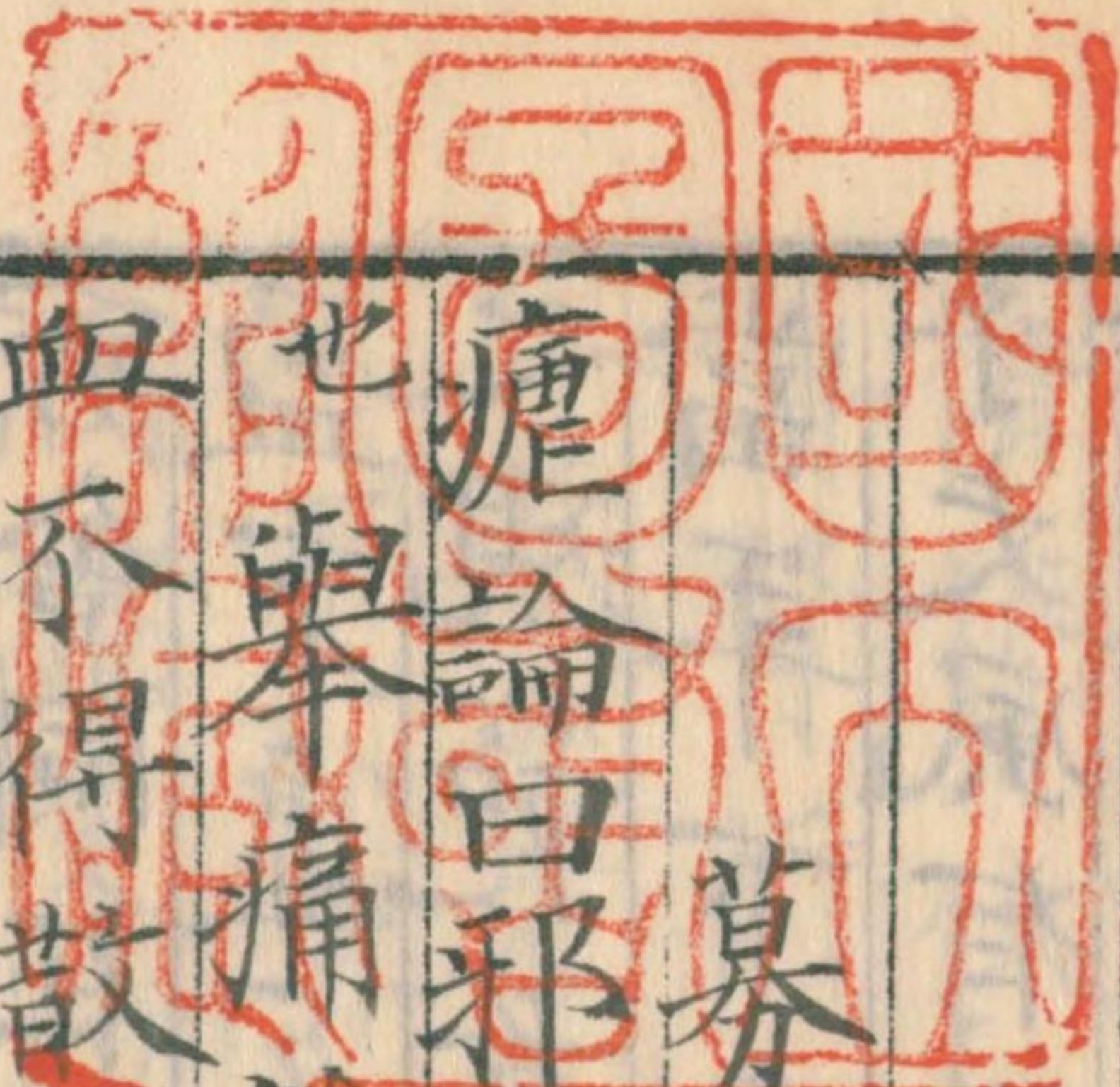
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較此數語膜原

之地指伏脊之內腸胃之外高膜之下言之

又可氏曰伏脊之內附近于胃正當經胃交

關之所是為半表半裏故熱淫之氣浮越

關之所是為半表半裏故熱淫之氣浮越





于三陽易陷于胃是以全篇曹主胃實而立論他若戰汗發黃畜血下利二便癰閉諸證亦為係其變移一語無放誕之文咸出其經驗能解病之肯綮然而余歷歷近世之疫邪所舍同在膜原至其所傳屬胃實證少而上盈下虛反少陰證最多有異乎又可氏所論之規範者何也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豈當年下虛人寡而今下虛人多有此二傳證乎夫風有世渾而情無古今私慾餐居與其時相同而所以其證異者必非緣乎人事乃厲氣之少變態也攷之鍼經第一曰盲之原出於

腠

按音隔音一甲乙經曰氣海一名腠腠一在膈下

下

音膈音腠也王啓云注曰腎脉直行者

循脊伏行謂之伏脊脉併摠此語從膜原

傳腎行乎便道也上盈下虛乃分傳胃腎

二藏也又可氏謂九傳而外如此甚者有二傳焉

不可不講若逢此等證不論熱之多少津液之

涸濡便將附子引火歸原通腎為要苟不會

到於此理如無楫行舟難矣治今之疫

余嘗講溫疫論讀至募原曰募音慕各

切與膜古通一老醫先生卒爾厲聲曰

字書募音暮無膜音以余為誤讀傲然



罵不休余從容問其說先生驟言曰吾有  
秘說不敢語遂不答蓋難經云募俞原  
穴之事也與此篇之義沒交涉固不足  
道曾以有受鄉訕聊記席上顛未解嘲  
耳

又可氏曰邪之舍膜原氣壅火積氣也火也  
邪也三者混一化成熱熱則氣消血熬精神  
幾微遂至殞命故容邪貴乎早逐半日不遂  
有半日之蔽一日不遂有一日之蔽乘其氣血  
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  
不至掣肘愈後亦易復善醫者不過知邪

之所在早拔去病根耳是千歲不易之確言莫  
有間然焉今云邪之離膜原有二三日即潰者  
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延纏日久愈沈愈伏  
多致不起至于此余私疑半月十數日其不  
傳之間晏然以達源飲勉希邪之離膜原  
而不離徒歷日之際藏府愈壅塞榮衛  
增鬱耐渴邪火日熾氣血津液逐時煎耗又  
可氏怖其煎耗加大黃道守邪陷胃家俟其  
實下而取之是開門劫賊之義也理亦不順  
於稟賦之厚者尚可若遇有下焦一隅之虧者  
恐生不測之害耳然則俟自離膜原耶不然



有一術于此及原邪無積陽之助熱勢未張  
大將瓜蒂以搜邪之巢窟驅之使出自初所  
入之門即此發散之義同於理莫切焉但未嘗  
誠之私思淑之已適聽茅元隆行此法治疫之  
說契合余夙所思姑舉按證余說之不安  
一老賈感疫始憎寒而壯熱無汗嘔逆煩渴  
舌胎滿白請茅元隆治之三日消飲而不解至于  
八九日諸證增劇病人更請曰為與吐齋不吐  
不瘳元隆曰子甫過知命血液已涸非吐之  
所宜不聽固請不已卒與獨聖湯得快吐三次  
大汗淋漓衣被濕透翌日熱解胎脫諸證

霍然而治調理數日而愈他日詰問所以請吐乃  
曰我不知也發病二三日以來神氣昏蒙無一知  
覺請吐亦讖語耳老賈本無文不辨醫事而  
請吐不已吐而得愈蓋依冥護矣又可氏記黃  
連條所謂靈變同一軌耳今就此按而視之  
所謂膜原為半表裏與導之內而下不知吐  
而出之外為捷徑也亦為一手段若遇邪勢  
之劇而不潰者孰與托之達源曠日枕者留乎  
以補本論之遺

傳變不常

下元空虚邪熱乘之致小便閉塞者又可氏以



承氣療之今所視之證一無下證下元虛備心  
陽氣不施于膀胱而閉其證最多有非茯苓  
四逆輩不治者其證舌上乾燥而無胎詳見  
于本條

急證急攻

此證多在用力過度常勞筋骨人用力則筋  
骨先受傷肌肉畜火血液常熱脉絡腫興大  
便燥結皮肉緊薄實為陽藏人疫邪一未  
有着其實兩熱相搏熇々徑張乎分外之熱  
狂飭出乎許多之變態猶之燎原火加風一時  
為灰燼一日三變殆乎類此余視三日而斃

者即夜發譏語二日神氣惛悶三日狂躁病  
勢之暴頗如烈火不可嚮近也

熱邪散漫

邪離膜原散漫于肌肉也又可氏註誤成無  
已云石羔專達肌表知母石羔之苦甘以發  
散之詔以白虎為辛涼發散之劑清肅肌表  
氣分藥也又可氏常以此意用白虎故全篇至  
言白虎輒有多少之差夫邪之在肌肉也向  
裏蒸胸腹則煩渴向外熏肌表則大汗出  
石膏能消肌肉之熱熱消則渴已汗出而愈  
知母消腹中散漫之熱甘草和胃氣粳米和石



毒又可氏於此劑加生薑幾乎畫蛇足

內擁不汗

內擁不汗者下之便得汗而解與服白帛大汗而解義同若其無下證者可知之何初於伏邪欲潰未潰之際表有大熱肌燥不汗者得達原加柴胡蒸之而振汗出而解間又有屬少陰者雖論云三陰不得有汗而投附子反得汗而解附子者通腎氣引火歸元夫邪之混同者得附子正邪分離方發微汗而解此亦時疫之一體也不可不記

下後脈浮

此條脉證如本論宜柴胡清燥湯轉樞潤燥緩々可解已白帛不中與若皮燥微煩蒸之熱之難解者此為餘熱傳於肌肉宜竹葉石膏湯加減減石膏分兩去半夏加知母與之如用白虎類牛刀割雞恐却傷胃氣耳又可氏誤會白虎為發散之劑間有不合其規矩而似庸醫之為散彈其一二解後進之紛本論云邪熱浮於肌表當為肌肉邪浮肌表應見發熱惡寒治亦用羌葛之類今無寒熱證則可非肌表又云身微熱即身無大熱也白虎越婢條又云白帛辛涼除肌表散漫之邪熱當為白帛寒涼際肌



內散漫之邪熱此則無一味辛何得言辛肌  
表有三陽之經界浮于大陽則頭背熱浮于  
陽明則胸腹熱浮于少陽則胸脇熱而餘所  
可微言合浮于三陽即合病證猶熱有偏不可  
言之散漫也至于肌肉無有經絡之分界邪入于  
此所周身皆熱是為散漫之熱又可氏於白虎  
頗覺技癢耳

下後脈復沈

下後脈沈而弱發渴者為邪陷於少陰經云  
腎惡燥渴自救耳

邪氣復聚

又有得戰汗而解者須與本條查看

下後身反熱

下後雖身熱不休唇舌乾燥而脈弱食少不  
進神惛不復者為邪尚在膜原施及少陰宜  
冷香飲子  
冷香飲子方

草菓

附子

陳皮

甘草

生姜

右五果照常煎服

丹溪心法

下後脈反數

誤下後口燥舌乾而渴其脈數若數疾額上熱者



雖心腹鞭滿而痛數日不大便小便稀而利者此  
陰證之似陽虛陽之奔騰陰凝不流之所致乃  
屬下虛上盈四逆加猪膽汁人尿主之小便甚稀  
神昏不省茯苓四逆加前二味為佳但不因誤  
下亦此證常居多數疾脈下虛上盈

因證數攻

又有陰證似陽而數反復者其證熱渴共甚口  
舌乾燥而無胎又有至生或頭痛或下利腹  
候無下證脈數而無力予加減真武湯二三日  
而熱解渴休舌潤錯語減咳痰輕食增神蘊  
一二日而前證復起如此三五次而斃者此屬

陰證雖熱解之際仍宜與附子劑勿忽諸  
周因之按中曲盡與承氣之趣能得長沙之  
法苟不度熱毒之微甚諒精氣之多少決正邪  
之勝敗而制劑之輕重雖證治相當而恐招  
乎伐天和誅無辜之過豈可不慎乎又示  
有應用柴胡清燥湯有應用犀角地黃湯  
私觀時師之為有知用柴胡清燥者於犀角  
地黃乃非見血證之後不敢予類溝盜而後  
修明不亦遲乎學者須用心焉  
朱海中者證四肢不舉身卧如塑目閉口張舌  
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云云其危不可言而



不死者何第無煩躁識語無煩躁識語則神氣尚完神氣完而死者未之有况脉有神乎子醉臥弗醒者情態有同趣焉又有少陰證形狀幾相似而舌無胎刺但乾燥已余嘗與真武加減方而得効又有脫魅而爾神彩脉狀大異可察

病愈結存

一少婦温疫熱解後脉證俱平唯大便不通少腹沿橫骨結塊累々相連如藤莢狀按之不痛無他妨害飲食漸進至三十七日方通四五日塊盡而愈

此條云往未蛙聲之一證因于中焦虛寒下焦

闔氣不通詳見于下項本條

下格

不拘大便之通否時々作嘔飲食不進少得湯水則嘔吐愈加又有蚘厥證詳見于下項本條下格大便不通有陰陽二證若無寢無害者只投本證之劑勿拘於下格津液既回自潤下而愈論曰小便數者大便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又曰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然則大便不通亦有因津液枯燥者也既勿為熱淫妄投下劑

一女子温疫瘥後大便三旬不行以其疫本屬



陰證無一可下之候在萬與補中湯加糖之際  
食漸進津液從回大便得行而愈  
一男子甫及強仕輕疫之後大便不通旬餘常  
苦後重醫與承氣麻人輩愈不通轉加芬悶  
以導藥挑之亦無功更請治於余診之得其脉  
大大為陰虧證屬虛燥脉證相應雖飲食不進  
動作尚未衰乃處腎氣丸作湯與之已旬日大  
便方行小便從利而愈

注意逐邪條

此篇說逐邪之旨趣由盡無遺恨讀者貫透  
於此理於療疫乎何有非止療疫而已百病皆

然

本論曰原邪傳胃蒸而為結大便當不行又  
有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此因其人平  
素大便不實也余較之多人非必因其人之平  
素原邪入胃葛然暴則無暇稽留於胃而蘊  
熱驟然直下走其色初焦黃隨利隨薄甚  
至下利完穀以承氣逐邪則便止有止而復  
下利者餘邪復聚胃也宜下之便止如此至于  
再四者胃氣儘敗而死又有少陰證非同日之談  
但其可下之候正在心下舌上以其人下走熱不  
蒸上焦舌無胎以其亡津液邪熱獨存舌上紅滑



乾燥而已又以其下利心下必軟但按腹有心下  
一點鞭痛是毒之未盡也並宜下之毒盡而  
利止

### 畜血

本論曰畜血一證盡因天下亦有少陰證而下  
血者其證初邪在膜原其未離于後發熱于達  
源飲引日之際精神恍惚但欲寐舌根白胎  
唇口乾燥腸鳴下利或不利而微渴小便不  
甚赤發熱不止手足時冷全無下證亦無畜  
血候而下血如注或如崩作片波娑者是少  
陰證而下血也經論舉痛曰寒氣百病始生客

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血氣壅滯留  
不得行息而成積所謂膜原之下即兩盲  
之原為少陰衝脈屬焉主行血是以知原邪  
之傳少陰逆走徑路也陰證而下血邪火相  
煽暴其所屬也由此視之畜血之始在邪舍  
膜原之際方當此時窮思拙按貴早便  
離膜原則無傳少陰之憂不傳少陰固無  
畜血之害若稽首滯經日及熱干血絡畜為所  
血不月不下其已下也能得色者十二三而已  
夫畜血之候不論陰陽二證迨合夜必發熱或  
少腹急結按之痛較他處其熱稍盛或其



熱連右脇大便數日不通是也又大便利亦有下血論以小便利為其候本論云不利亦有畜血往々有不拘利不利又以大便黑如漆為其候但見此候者不候時日直下血無暇預為備至于善忘突如狂之證常不多見畜血候如此不多間有不見定候不意下血而不拯者故於此一證余未得其襟轄聊舉所歷試一二條取證

曾見有下血如崩如注連日弗止者精神未亂言語未錯而卒不起此因失血過多原氣已敗與產後脫血而死者一理又有精神已亂

言語已錯煩躁不寧比之前證危不可言而蘓者雖係治之巧拙實因原氣之虛實又有下血連日而稀少外有熱者予吳氏柴胡湯加生芩而血止而愈者  
夫下血證之發必在耽揆延日熱欲減不減不食多時精神已備之際便欲攻之藏氣不勝其劑如犀角地黃雖能當其證日暮途遠倒施不及若血下愈多則至止陽厥逆而不濟於是余依經云脾裏血急與單人浸湯以柴救中焦中焦一蘓則血隨收其有熱者副用童便清熱滋陰而擇用犀角地黃葶附



發黃云當別揭

養榮輩以收全効近頃以此法數有効功用攻  
擊劑挽回者未之有

單人浸湯 下血吐血過多雖額上汗出脈微  
而數尚宜此劑

人浸一錢

以水二合半烹取一合分

再服發黃疸是府病非經病也

舍弟詮曰此論發黃初有其條目此題發黃  
疸是府病非經病也之十字蓋此本文誤為  
篇目也此條意因於小便不利与胃家移熱  
也然則病原不屬小腸膀胱則屬於胃雖  
黃見於外非管於經故謂疸是府病之二句

為此篇冒頭之語也

黃曉峯本曰舊論發黃有從濕熱有從陰  
寒者是亦安生枝節舉者未<sup>有</sup>也<sup>有</sup>多岐之  
惑矣夫傷寒時疫既以傳衰皆熱病也燻  
萬物者莫過於火是知大熱之際燥必隨之  
又何暇生寒生濕辟若冰炭是豈容並處  
耶既無其證焉有其方智者所不信 古方  
有三承氣證便於三承氣加茵陳山梔常隨  
證施治方為盡善 此一條劉徐二本並闕  
黃本獨有此一條條末曰此言為吳君白珪  
之玷而不說所以其為玷徐天章就黃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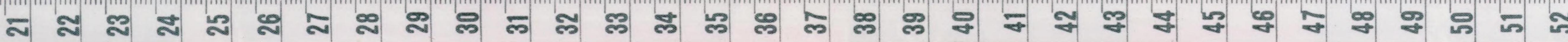
舉陰寒濕熱皆有發黃之說過遺原文耳劉  
方舟未見黃本徐本故於愚按一條云重刻  
者駁正之論不斥言其人為誰

按黃家從濕熱蒸成又有陰黃證雖黃口兒  
猶能知之況於又可氏乎安不知此義然謂  
無有此證者乃就溫疫胃家實上而論之也故  
上文云傷寒溫疫皆熱病也何暇生寒生濕  
卽論三承氣加茵陳其意自見黃徐看原  
文黥淺妄造雜駁之說復使後學執迷焉  
可歎

所云吳氏所論乃陽明發黃一途而已又有邪陷

三陰則熱與陰化亦為陰黃不可謂溫疫無陰  
黃曾視下虛上實證發黃者其證雖腹中鞭  
滿按之則痛然勿遽治黃宜急救下焦下焦  
得復而後治黃未為遲也

天明戊申正月晦京師大火嗣後洛中外溫  
疫大行至干九十月厲氣寢衰尋黃疸行  
概以茵陳五苓散治之其證心下微滿小便黃  
如麩汁已若小便短少大便秘結眼中黃黑  
色者以茵陳蒿湯下之二三旬而得復常  
宗金鑑曰天行疫癘發黃名曰瘟黃死人最  
暴是一種之黃非今所記之比





温疫胃實失下暴身面赤黃眼中如金於是  
與之承氣加茵陳而不及不日告赴又可氏  
所云燥火赤黃是也蓋脾胃困極於熱而  
所發但見此證每在瀕死之時挽回實難全  
因失下治豈不慎耶

邪在胸膈

此證與蛇厥易混病在初起之際為邪留胸  
膈在病闌之日多屬蛇厥但兼善寐證則  
屬少陰證既鑒之為据更審脈證而茫  
之可無大過矣

辨明傷寒時疫

正誤中駁冬復於寒春病温云感冒輕者尚當  
即為病不能隱容今傷寒非細事也反能藏伏  
過時而發耶其說甚確矣於時疫更言感久而  
後發時疫何故感不即發久而後發傷寒時疫  
等是為厲氣以榮衛之行度視內外為一致彼  
何感而即發此何感久而後發與正氣所說迥  
庭矛盾又可氏之言似僻而不通矣復更考之  
夫肌表者一身之藩屏而衛氣護之雖毫芒刺  
膚則痛而苦楚不除不已者護者之固而不隱  
容也護內亦如此而容藏便不發何也今有誤  
吞骨核之類者入腹不覺痛經日之後上吐下



洩而止少害是內有所受之壙地容藏而不妨  
以時而出也以此視之膜原表裏之分界必有  
游地邪乘其隙伏匿陰養乎屈起之勢故感而  
不覺久而後發或亦之有乎  
又可氏以傷寒為傷於非時之風寒故不傳染  
誤也

又可氏所謂傷寒陽明曰中寒是也夫傷寒者  
疫厲之總稱而與熱病相類故難經曰傷寒有  
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  
苦各不同又長沙曰余宗族素餘二百建安紀  
年猶未十稔其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居其七自

非疫厲而傳染安能如此其夥乎長沙東南地  
風氣和平人生其地而住其土固習其風土多  
少之寒煥縱令能傷豈人至于死邪非使北  
人移居于此以此為捷則又可氏所云幾  
乎屬荒唐

又可氏曰風寒疫邪与吾身之真氣勢不兩立  
所着氣壅火積氣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  
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為邪矣但以驅  
逐為切所云氣即陽氣充身而溫和者也若一  
壅塞則鬱為火者陽之體也其發為熱者火之  
象也故熱之微甚因邪之輕重邪輕壅塞微邪



重壅塞甚只將其甚使壅塞者以硝黃驅而除之  
則乾陽烏伸而淫邪氣竄是視熱施治之緊轄  
也但於小陰一證固可驅逐之證勉以附子通  
腎氣引所混同之火徑歸於原則邪子藏相離  
熱勢頓減腎氣日正邪氣隨衰於是捨附子尚  
事滋陰以收全効彼逐邪以救正此通腎氣以  
屏邪陰陽二證治法之迥別宣翅霄壤邪

戰汗按辨脈所云戰汗由血虛吳氏所

云戰汗由表氣內陷二說雖異戰之一

也然以虐之戰慄視

之吳氏之說為幾

戰汗狀原病中說之詳悉宜查看

凡戰汗候伏邪已潰欲離不離表無大熱裏無  
實證但有肌熱不增不減數日不解而津液微  
回舌傍生潤粥食不絕脈狀帶數如此者多作  
戰汗而解但此證不一而足有至二三次或五  
六次而方解其間每隔五七日勢緩者有隔十  
餘日復發病家不勝其戰其熱其汗有半途生  
疑更醫取敗者又有戰汗後神氣當爽慧反神  
疲食減經旬日絕後故是戰汗最重而裏衰法  
從瘧治以清脾葷破膜原疏胃家而得愈又上  
盈下虛證亦有戰汗者翌日熱解氣爽慧洒然



如洗於是仍宜于真武冷香輩以守真護元為  
要勿拘戰汗不爾以津液從汗泄腎精轉耗邪  
氣愈陷午後氣分沈滯神氣惛晦言語不与人  
上當荏苒罷弊甚者氣高奄忽而逝

又可氏云厥不回汗不出者為正氣脫厥回無  
汗者真陽尚在言一死一愈而為之立治方  
置之度外舍而不觀也余按經陰陽大論論腎曰  
在變動為慄又五運行曰其性為凜摠此視之  
所以戰慄者邪頓陷于腎也腎氣實則不受其  
邪推而出之外為發熱大汗而解若腎有虧則  
魚与邪相抗之力腎氣与戰共衰為搖為瘧而

斃故若逢此說宜急與四逆輩幫扶真元腎氣  
得通厥回神蘊漸復前證主于此仍與附子以  
備他日之再戰

自汗

第一論云有汗無汗在邪結之輕重然亦因津  
液之多寡凡溫疫首尾熱々有汗者為津液有  
餘也雖不亟解竟易透表無汗皮燥如灼津液  
先虧也必成裏証或生局外之變 溫疫熱大  
半解而汗出不止者餘熱從汗解勿拘于汗宜  
芫胡清燥芫胡粳米諸湯擇用若熱已解食能  
進而自汗盜汗者新造榮衛不勝穀氣也殺穀





則止 又熱已解食不進肢體無力汗出不止  
脈數者屬虛家宜麥門冬飲盜汗同法方

麥門冬 人蔘 五味子

黃耆 當歸 生地黄

右六呆照常煎服

邪入陰熱自減有汗亦應止論曰有汗而汗易  
出者亡陽之兆也雖唇舌乾燥渴而大便不通  
真武四逆輩時師畏此假熱證不知敢行附子  
所以世多冤魂也

盜汗

難經曰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

亦二十度為一周也又可氏曰人目張則衛氣  
行於陽目瞑則衛氣行於陰行陽謂升於表  
行陰謂斂降於內難經所說謂榮衛之常度又  
可氏以寤寐發明此義誠千古之確論

狂汗 傷寒則為骨節痛若有水寒者水不勝火

內氣卒然在汗而解表事亦在長沙之

狂汗候頓發狂躁燥瞋目驚呼其狀可怖但其  
證甚稀不知此假者瞠然無所措手足耳

發斑 溫疫外臺傷寒因伏邪已瀆外熱冒燥危甚

豈易翔霄壤耶





班之所由發詳於班汗合命中但班每易內陷  
急與攀班湯托之為要若毒內陷者宜副用底  
里野加  
一人大發班其色濃紅如緋桃花三四日不  
解其際熱有潮汐食有增減體罷神倦似勢難  
支勉与攀班湯時副用半夏霍香湯二閱月而  
愈所謂班發血分重濁難化可知 又有伏邪  
已潰大半傳少陰小半傳血分外發班內下利  
善寐於是舍班護小陰與真武加當歸若有熱  
以生芩代當歸日後班自消而不為害  
數下亡陰

陰證下利多日不止亦有兩目加澀口舌乾燥  
尚宜真武甚者副童便如白通加人尿猪膽湯  
邪盡津液回亦是一術

解後宜養陰條

溫疫解後餘熱動支飲痰涎湧甚胸膈不清者  
與萹貝養榮湯不出五七服而有効及十餘貼  
無効者非其證也宜更飛 又有下虛證容氣  
動膈咳痰不休者宜主用生姜附子其證多大  
便下利脈狀不實

用參宜忌條

又可氏於人參其意中焦無虛候者斷不可與



腔

之今寔者再三投之即加凌証云、又可入所  
云大佳可鍼砭乎時師之依腸但至于其謂人  
參行血裏之補藥不致每論欲說之辭涉繁衍  
姑置不記所謂凌凌者腹脹不食吐逆跌腔小  
便不利等是也

一宦娃甫四十餘初患輕夜溲治延日幾于一  
月所請余診多熱不食唇燥舌燥錯治困卧大  
便滑寸口脈微跌陽微而不鼓神彩甚衰辭不  
治固請與之補劑當等湯加附子奏奇效熱減  
諸証良輕當于前劑至五六日亦澄後起腹脹  
食減跌陽更加神氣悵惜知是過用參附之而

致更與安心養血湯亦不利前後投藥旬日而  
固辭後月餘赴聞至私考此非參附為害幾微  
神氣固屬不治偶藉參附之力挽回餘氣暫照  
殘光耳

下後反痞

心胸即心中為上焦邪留上焦無可下之理又  
可氏指心下言心胸一家之常言且心下痞證  
長沙禁下之若遇此証者可審虛實高勿下之  
一老夫過疫下下證下之諸証除七八精神  
稍蘇言語略正五六日而心下更鞭滿按之痛  
下證復具雖令人不乃不下斟酌復下之心下



反逆滿氣但迫投真武加減湯峻補連進直尾每寸効精神日衰而死

下後反嘔

又可氏云下後反嘔為胃空。有屬蚘與詳見于本條飲亦亦終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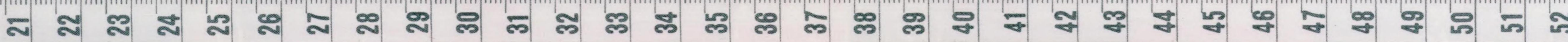
一婦人卅歲所温疫經日身熱不已唇口乾燥喘咳卒甚不食小便不利脉滑而數余數与薑貝養榮湯一貼得効二三貼而唇舌生津食進小便利脉亦靜忽發嘔時吐食更与乾姜半夏湯嘔吐不日而愈按此婦身體肥白素為飲亦故投此湯而愈

奪液無汗

又有不汗下以奪液而無汗者津液素不充也雖脈浮不可強責其汗假令與何藥每遺滋陰為上策但於滋陰藥有臆膈妨食者亟却去勿与之欲津液之回莫善穀焉蒞于此際百斤地黃不如一杯飯時師不知此理謂熱病不食其常事有強滋陰愈增不食中焦先虧凌渣而出無違於求津液而噬臍者

補瀉兼施

循衣摸杖撮空理線筋惕肉瞤肢體振戰目中不了了等證又可氏云精神殆盡邪火獨存則





致此證將黃龍湯冀回生於萬心余說異之至  
于卅際勿論於邪火為係乎神氣虛備之極言  
如雜病之無邪者極者在瀕地之時尚見此候豈  
可言之邪火而攻之邪如以石投卵未有不潰  
者矣故余臨此證輒用真武加減方甘草以緩  
熱和胃附子以引火歸原芍藥養榮生薑化飲  
茯苓定心煩如此或有反日之功然此證補瀉  
不及兩無生理與其仰黃龍而死孰若服玄武  
而亡乎似又可氏未會此理矣  
又可氏曰云々等證此皆大虛之候將危之証  
也急用人參類榮湯虛候少退速可屏去余按

證候甚危急藥劑甚柔緩主八分之人參合之  
多味以欲敵之猶之以孫薛之兵欲掩而師因  
無可勝之理倉公曰病重而劑輕不治是也又  
可氏云虛候少退速可屏去恐非經驗言矣

### 停藥

或曰此條云服承氣停藥乃中氣大虧天元幾  
紀大凶之兆也若不服承氣恐不于此是非  
容易事蓋初高量其虛實而後予之與之之後  
方知變用生薑人參欲晚回焉恐日晚途遠矣  
吳氏所行似未切矣余曰是失下證不得已而  
攻之傷寒陽明一條猶有此證治曰陽明病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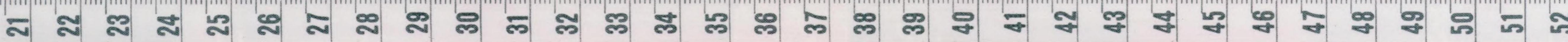


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于承  
氣湯一升腹中轉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氣者  
勿更予之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瀼者裏虛也  
為難治是便傷藥証又可氏矣其餘緒耳夫潮  
熱許語實也為大承氣證然其脈滑而疾滑為  
內熱疾為衛氣失度非胃實之正脈以實若緊  
亦陰證之脈以其近實欲先予小承氣視其真  
實否果見陰脈故為難治是予承氣之後就脈  
狀判之長沙氏蓋斷之於未予此條義相同不  
可需責乎又可氏也其用參姜者所謂參籩緒  
也余於此證異乎二公之撰說見於脈數疾

條

虛煩侶狂

師纔診脈將手縮去此證間有之未見其愈者  
似非險證實凶也特標出爾後學勿容下手  
嚮余療此證始大熱下利純臭水數日不止食  
日減遂至虛煩無寧刻於是請治余診之身熱  
脈數心下鞭滿按則痛精神疲弊邪熱膠因失  
下以不治辭請不休遂與米大氣湯得下四五行  
腹滿減下利止煩躁少定思食而不能食翌日  
腹更滿而利煩躁復發復下三四行諸證隨減  
精神方蘇口生穀氣至夜諸症諸復起隨起隨下





方後脫右三味云  
字

如此四五次腹滿愈甚一不見虛候而斃者如  
此者全因失下日多精神先虧之所為也  
肌熱畧解穀食稍進而煩躁不定者血液已涸  
神不安乎舍麻論經曰主心身藏神實為膏肓之  
患尚撰用安神糧血湯加辰砂火府丹科辰砂  
六一散等藥無効者多不起

火府丹

黃芩

木通

生地黃

右三味照常煎服

辰砂六一散

辰砂一分

滑石六分

甘草

黃蘗無二誤

神虛譏語

煩躁者黃不譏語譏者有不煩躁然治法不  
相遠又可氏之意以為鄭聲譖語長沙兩立名  
色暗斥長沙不讀古文之過也長沙不兩立  
名色故六經篇中無復言鄭聲余說出于傷寒  
論說

奪氣不語

本論曰唯向裏床睡似寐非寐非寤呼之不應  
此正氣奪與服藥不當莫如靜守虛回而神思  
自清云云此儼然少陰確證非附子恐不回若  
果正氣之奪非容易事豈唯靜守而回耶曰服



藥不當故至于此邪之在少陰人參之力豈能  
至焉乎猶短綆汲井固所不及但此一證有能  
食而死者乃屬除中

溫疫之寐與不語一類皆因于少陰樞之不轉

根結篇曰少陰為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而神氣不旺附子之力

以通腎氣則機樞轉而精神爽慧寐者寤焉默  
者語焉耳

### 妄投寒涼藥

疫邪之着於人身也就其所着驅而出之一定  
之法也其着膜原也疏利之外于三陽也發散  
之浮起于分肉也清解之內傳于胃則下之下

入于腎則溫之上聚于胸則吐之又無表裏之  
確證熱有休作而難解者柴胡以樞發之豈為  
常法時師不暗此法又不悟苦寒專清熱而無  
驅邪之能以為熱清則邪去不識邪不去即熱  
不清之義每每連進黃連解毒而無效便加  
石膏或白芻加黃連只清熱之務既熱未消旋  
隨傷胃氣穀食愈不進纏綿延日氣竭血涸遂  
幽泉路亦何限矣豈可不憫邪又可氏所論鍼  
砭時師之膏肓百六十年于此尚有未醫者可  
長哉矣本論之妄投破導補益劑之鑿夫茲溫  
疫擬子學等藥固無眼者也不敢齒錄焉





大便

邪之在表也視證觀色較諸脉状而可知而瘵  
之也邪之在裏也視證觀色參之脉状伍之腹  
候亦可知所在其知之也皆係表察故每多疑  
慮動執迷誤治亦不勘也但於舌与大便少便  
此三者徑可親視裏之體字熱虛寒莫不見於  
此此諦此三證昭々乎如照藏之鑑洞腹之草  
二豎無遁形焉死生吉凶於是乎判非唯温病  
而已為百病之關轄學者須覃思焉  
又可氏曰協熱下利者其人素大便不調邪氣  
乘於胃便作快熱下利余數遇此證平素大便

甚疑其誤

實者尚作此症由此攷之伏邪之傳胃暴則不  
能替留於胃驀然乘勢逆出也故其色初焦黃  
寢變正黃白一如虛寒下利也是熱勢急躁不  
暇乎焦着而出當下之宜承氣湯勿拘色之濃  
淡臭之微甚有得湯甚色却焦黃其臭復浼惡  
是因大黃盪滌邪熱而除却腐穢下止思食則  
為胃氣蘓停湯勿与  
温疫初起午後發熱數日忽心下疼痛而不痞  
鞭下利臭穢既而腸鳴虛滿小便稀少唇乾舌  
澀脉數而無力跗陷少阴脉不甚見此為快熱  
下利但以一無下症為陰証子之陷子刻毫



無効驗脈證自如於是更方轉劑延捱曠日之  
際津液日竭精氣日弊耳曠舌燥食減神憊多  
卧二便自利或下血遂至不瀉此固非陰証必  
由失下也及藏氣未疲津液尚存急下之恐不  
至于此宜達源加大黃若承氣湯隨證擇用利  
止良進二三日後有復下利為餘邪再傳胃雖  
心下不甚痛而見其機急下之耽閱移時日舊  
弊復起神脫氣竭非前日之比也  
又協熱下利有欲下而不可下者其脈熱而軟  
其脈數而弱延捱日久唇口乾燥一急下証者  
宜黃連阿膠湯若此證在初起而急下證者宜

四逆散

二方並見傷寒命

所謂無下症者毒已從下利

而消餘熱之未解也

豈必承氣湯而已乎

大腸膠閉其狀意欲大下利

蒞便則屎粘着於

肛內其所通却些少已

此證於新病亦有為粘

丸

又可氏曰溫疫愈後反腹痛裏急者下焦別有  
伏邪所發欲作瀉下也若果下焦有伏邪初至  
毒之時藉其藥力而爾譬如破竹迎刃自裂也  
夫腸胃一路何處伏留乎今有此証者乃大邪  
新除腸胃尚薄弱自易感時氣別所發之病也  
但以裏急爲毒能病亦易解耳



一羈客四十餘歲輕疫新解後大便不行半月  
穀道芬罔日夜不休以狀如脾約證醫連進麻  
仁丸分毫無効愈增下重請余診之其脈大而  
不實脈法大為虛不實其舌白而無胎胎白而每  
微亦不乾燥不食時嘔病屬少陰不足投六成  
湯副用腎氣丸三日而燥屎日少通小便隨而  
長食亦稍進諸証漸治有故不竣事而辭去夫  
此證與脾約形態無異但以脈狀可別之已不  
通此義取證舍脈反于剛劑徒便胃氣逆遂至  
嘔不食而斃夫脾約屬實虛秘屬虛霄壤之違  
而其證相同每易致誤豈可不慎乎

陰證下更宜  
有陰證字

小便

又可氏曰熱結膀胱小便閉塞而不及陰證亦  
有小便不利甚至尿塞夫膀胱腎之府腎和則  
能出今腎受邪則戚促不施於膀胱而膀胱為  
死藏容而不出泄而不覺有而如無因腎氣之  
通否經云腎主二陰是也故小便閉塞小便不  
利雖利而稀治在少阴宜真武去木腎氣一涌  
則膀胱得蘇而小便便利若尚難利者外灸石  
門從內外內陽必利焉此證間有時師見其大  
便亦秘久不通固無意投附子妄引開北得南  
風之譬言以<sup>大</sup>黃下之速死於儵忽亦不勘也豈



不恆哉

小便閉塞不論陰陽二證必少腹結塊其塊日漸腫大有至于臍上每苦急迫但陰症不急迫而苦如無害者也醫藥得法雖小便利結塊未消盡為腎氣尚不全復服附子勿懈塊盡腎復但此證神氣悵憤者煩燥不寧者腹滿加噦者者皆屬不治

又有初小便不利卒至于一日夜僅一二行通則利二三合是膀胱津液滿而自泄也與遺尿同趣非腎氣通而利也併宜真武去木又有陰證而小便數急淋痛者伏邪傳腎及膀胱

脫也治以附子劑通少陰以益元散解膀胱熱不得純用猪苓輩疏泄膀胱恐日後有下利之弊

一婦人陰證神氣悵悶小便閉塞數日不通小腹結塊大如氣毬醫以手術按而出之卒脫氣而死

一貴妃陰證神氣恍惚大便十數日不行已至腹滿小便亦不利一醫欲下之但以無胃實且腹中時為水聲余固持不攻已而小便快利得二三合則便額上出冷汗淋漓欲流四肢逆冷急投四逆湯回陽而愈 右仔二則尋常不見



姑記具參考

前後虛實

失實後虛又可氏概為失下血液搏盡證亦有未然者伏邪欲潰之際熱勢日張殆為胃實狀而不實隱然該見少陰證此為上盈下虛終不可攻也

脈厥宜與後條查看

脈厥神色不敗言動自如別無怪證此三句着眼處如此而脈厥果是陽症也舌無胎腹不鞭不痛尿不甚赤而脈厥果是陰症也故下條云須以神氣形色病證相參以決安危是也

體厥

體厥一證施幼聲鑿按中論之詳悉又有臧結亦體厥厥陰篇曰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臧結夫臧結者與陽證而體厥至其困極則體厥陽證隱焉二者皆躁煩殆乎難辨別但此證常無有所逢亦甚稀其候難明言特就煩躁上論之偏在躁擾無安靜之時而已

伏邪傳少陰

所謂伏邪傳少陰者初熱勢日張微渴微煩或大便下利如協熱利狀或大便秘而不通而無



所苦心下似滿不滿似鞭不鞭按之似痛亦不  
覺小便微赤而稀疎或癢閉不通如欲且夕傳  
胃狀而奄忽見善眠證欲嘔不嘔欲吐不吐是  
少陰之確證也人視其善眠以為邪勢折醫亦安  
焉不省槩投柴胡劑延推引日遂至于危殆若  
果邪勢之折當精神微蘊口思食飲諸證隨衰  
今熱不減利不止舌增乾燥胎雖薄不脫神氣  
恍惚如有如無於是急不通腎氣水源先涸真  
氣內憊恐有噬臍之悔矣宜加減真武湯茯苓  
四逆輩

下虛上盈

所謂伏邪分傳于胃腎二臟名為上盈下虛其  
證上中二焦大熱大渴口燥舌乾黑胎生芒刺  
臍無耳聾不食煩躁譫語是逆頭痛如破鼻衄  
如濺是邪傳于胃也亦至夜間大便滑泄小便  
稀疎日夜僅一二行時久腹為水聲或為往來  
蛙鳴惛々善眠手足時厥是邪傳于腎也二藏  
證兼見者假令大熱短氣心下鞭急子附子無  
碎二藏證該見其脉沈弦而數或數疾如急湍  
如此脉證最為難治就上欲攻胃則有害于腎  
欲回下虛反助上實將虛實兼療乎王叔和所  
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也言巧似是其理實違



夫病有淺深治有先後能得其法便有一舉兩  
得者夫下虛不溫腎氣不通腎氣不通則上實  
不降上實必降則大熱不減亦非參附養榮輩  
緩劑之可救故捨附子無如之何而已余竊考  
之伏邪本雖甚分傳之上下二臟則熱勢不專  
一自易制之理也雖然上熱反劇於胃家實熇  
々然勢不可當何也夫邪入於少陰腎氣動而  
不寧上有感招之實熱少陰之火隨而奔騰混  
同為一以張分外之熱但陰火之性煽而揚之  
延蔓之速猶燎原之火不可嚮逆也故欲治之  
所謂先平治腎氣引火歸原則壯熱頓半減胃

中唯餘五分之客熱使其勢孤弱自易化耳是  
以余於真武湯中去朮加甘草以療此證所以  
然者夫壯熱之氣苦寒以清之為治之常法唯  
有於溫疫少陰證并上盈下虛便用常法及激  
而不服其弊逮下虛之所轉增虛候於是甘以  
緩之則激者下降烈焰自熄即柔能勝剛之義  
也

加減真武湯方

茯苓

芍藥

附子

生姜

甘草

右五味以水二合煮取一合冷服若熱甚津



液涸竭者加熊膽童子小便服之

甘草降火芍藥養榮又二味勅力以和胃氣

茯苓利小便治心煩生姜化飲回陽所以不

燥其燥附子通腎氣引火歸原々々則津液

隨生邪氣自化其所以冷服資一以潤上之

二焦一以停藥力不下走但此劑雖甘草芍

藥以滋辛熱猶恐有抱薪投火之弊故至津

潤者加膽汁童便以護燥清熱亦長沙之遺

意耳

音啞

松峰說疫劉素錦曰失瘖舌仍能轉運而喉中

寂然無聲也與舌強不能言者自難混呼其溫

病無聲十不救一所謂熱病啞啞不言三四日

不得汗出者死也此證總由溫邪入藏熱氣衝

塞燔灼所致余考經文宣明篇五曰邪搏陰則為

瘖又篇脈解曰內奪而厥則為瘖俳此腎虛也腎

脈俠舌本邪入腎經脈不流故瘖不行言也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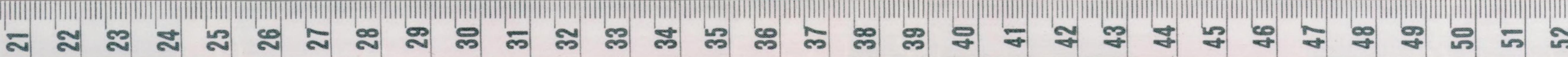
劉二氏以為心魅耗損而然劉又舉病因數條

果然也否但值此證常不多故適值亦不經意

逢變方噬臍不知者仍愒然不意豈可不謀

乎哉

數疾脈





之  
數疾脈狀如奔馬又如急湍脈法曰脈數疾衛  
氣失度浮滑之脈數疾發熱汗者此為不治夫  
衛氣失度藏府經絡四肢百骸無所不失度猶  
之天之日月星辰纏度之有差纏度之有差因  
北極之械柙有變動也衛氣之失度乃下元失  
守也豈此容易之事乎故得此脈者病輒為難  
治譬之自鳴鐘去其雌墜則大小諸輪一時急  
轉轉然雌墜直下下盡至地則休及其未至地  
以雌墜下之復更諸輪瑟々轉常度行無舒疾  
雄墜之下亦平也所謂雌墜者下元之守也諸  
輪之轉若榮衛之行度也雄墜之直下者脈之

數疾也至地則休者其人死也及其未至地以  
雌墜拽之者投附子以回下元之陽也能及其  
時則營衛復常脈息得度數疾之退乃雄墜之  
平也世醫不會到此理隨證與莊胡承等反能  
殺人余每遇此脈輒舍證取脈候脈狀之後而  
後隨餘證療之或回生於九原下

掐陰

溫疫陰證偶有掐陰證不休者於失下證亦有  
比比皆死但至見此證精神已憊懔詰問不得  
何故所為然近頃一兒染疫六七日煩躁譊語  
神憊不寧頻掐陰坐臥不休余驗之少陽拘攣



連於少腹按之至橫骨傍則感頗如痛難堪狀而所按便止於手復按作陸手照餘陰子如減真武湯八九日而熱解神少蘇所按漸止於是間其所以按兒曰絞痛不指不堪故按如心此藏結證所云脇下痛連少腹入陰筋者死是也余嘗療幾人不治斯兒獨得生者非吾之力也蓋因精氣未散混然天機完因也耶記備後按

溫疫餘論卷之上

溫疫餘論下卷

台州園隨筆之十四

尚藥

源元凱述

男

德輿校

襍氣論

方書云天行時行病而不言其所行之氣為何等氣又可氏乃言之雜氣雜氣中有一種之猛烈言之勵氣往哲所未闡發卓犖確論也然唯謂六之外別有雜氣其為氣也無所可求無象可見而不言其氣為何物其起從安所則汎然幾乎河漢之言已蓋雜氣之起當復有因焉因



之不<sub>二</sub>誤

明而百雜可辨也余讀左氏年申豐曰冬無  
愆陽陰夏無伏陰寒秋無苦雨霖春無淒風寒  
雷出不震霆無菑霜電癘疾不降也民不夭  
札短折為夭据是觀之疫癘之行因六氣之不  
和鄭玄曰癘疫氣不和之病疫癘之氣即風寒  
雨暘不正之氣所化成非六氣之外別有一種  
之癘氣者匡和曰淫生六疾淫過也過度失常  
即不正不正即淫邪淫邪之行變幼不一而豈  
雜氣之作疾變態無限惡莫所不抵故所謂雜  
氣者即六氣之正所釀成非六氣外別有一氣  
也故方其奔也多挾時冷之氣又可氏言之借

時氣而發難經五舉五傷寒曰有風温有濕  
温長沙氏作傷寒論曰中風中寒風濕相搏周  
官曰四時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  
秋時有癘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皆以帶專令  
之氣有許多之名色是古義也故謂雜氣者六  
氣不正之氣非別有一種亦足以證  
兵荒之後疫癘大行何也夫一氣之不和尚有  
雜氣行焉况如兵亂凶荒由陰陽之氣雜不調  
熒且錢亨不斂死亡無訟怨魂殘氣充塞其地  
熊合不和氣奔為癘氣子產曰鬼有所歸則不  
為癘其治在君子醫巫次之



雜氣之一篇又可氏究力曲盡乎雜氣之情態  
無得而可間然矣但至于大麻鶴膝歷節老人  
中風腸風厲痲癩疔流注丹毒等之疾以衆人  
所病其證相同言之雜氣若以衆人其證相同  
言之雜氣乎如虛勞勞療亦言雜氣所為可乃  
矯曲過正氣不及舌也  
又云瓜瓢溫探頭瘟疙疼溫幸而幾百年未罕  
有之證余於他書未嘗見此病名近於清人劉  
松峰雜疫論中如見載瓜瓢疙疼之證治須查  
看備不虞

蛇厥

蛇厥之一證又可氏所說在胃實之降兼見蛇  
厥也故治胃熱蛇厥自愈是發傷寒命之餘緒  
也余頃年屢遇此證從胃寒未者居多其證不  
異厥陰篇所云夫溫疫及熱稍解乃飲食應進  
有忽發吐反不食是屬蛇厥其證兩頰潮紅下  
唇鮮紅而乾時心煩臂熱或發熱呻吟時靜默  
不語或腹痛腹熱心下妨悶時唾涎沫其脈數  
而弦若浮大是其證候也雖曰舌乾燥大便幾  
日不行宜陶氏安蛇湯與湯數日假令無其效  
勿錯慮於其間是虫氣之盛而藥力之未達也  
有旬日方有效者又有不過二三貼而有效者



若腹痛不已投劑無効者宜甘草粉蜜湯救急  
此證每於熱稍減之際而發有子升陽散火湯  
證相似幾乎難別者余常以舌胎之有無檢之  
百無一失  
理中安蛇湯方

人參

木

茯苓

山椒

烏糶

乾姜

甘草

右七味照常煎服今加甘草乃與得甘則動  
動者易制椒梅以殺之即烏梅以蜜丸之意  
也若手足微冷加附子

呃逆

呃逆古曰噦是也

又

訶氏

亦似

被

又可氏云寒

熱皆令呃逆但治本症其呃自止是也

巢源

卷九

熱病噦候曰伏熱在胃則令人胸滿胸滿則氣

逆氣逆則噦若大下已後飲下多胃內虛冷亦

令噦也今按不唯胃冷屬陰症最多又可氏所

識者吳人每見於胃寒之際噦者亦以為胃冷

治之也噦有寒熱之別應將餘證參考自勿錯

誤之失爾

溫疫下證具投承氣下之煩狂已定忽有發噦

以其脈無力更予四逆湯凡十有餘貼而止以

其無即効勿半途換劑非劑之不應病深藥未



徹其處也

大陰證發噦與四逆革而不止者宜天樞氣海灸之

溫疫發噦不論寒熱其症甚重宜勿忽諸故經曰病深者其聲噦是也又有兼見腹鳴為往來蛙聲其證極危

腹鳴

腹鳴與轉氣其證自異也轉氣屬實雷鳴屬虛寒攻之經命無一屬實其甚者為往來蛙聲是因中焦不運下焦不通其狀腹內悶々盈々如蛙聲從呼吸上下時與呼氣偕送出其聲濁惡

而長謂之硬氣此因上焦不歸上焦不歸下焦不通固莫可治之理但其不至于呼氣偕送泄食之不絕者或可挽回矣

一男子熱稍解腹無宿結心下膨悶時為往來蛙聲飲食但減少便不利其脈無力為下利也與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而愈

一武弁甫下強仕以縱酒多慾陰素大虧適溫疫十有餘日而反熱半解精神隨衰食亦日減小便稀通忽發噦不止以勢危篤請治於余視其脈弱而無神可維時辭以逆於不及固請與四逆加人漫無効忽兼見往來蛙聲證以無



他策增重劑而投之十日所與之劑日無寸効有餘跗上見腫而斃聊記證治以具參酌云

論食

温疫有首尾能食者有從初不食者以不食者較能食者其能食者不唯胃氣和而已津液潤澤熱自易化不食者津液日涸藏府燥燥難治之理也但如少陰證間有略能食一日不斷者特勿特食忽本證焉腎氣不通則真氣先竭精神恍惚言語錯亂遂至不濟雖食無益也此篇須論除中證古云消中是也蛇虫證不舉此二症

吳氏之闕典也夫如蛇虫證抵熱略解之際諸證亦減却飲食稍進唯腹中微熱不減尚時發熱忽惡食不食或心煩氣嘔而不受強予之嘔而困悶一二旬不食終止害值此等證不論熱之多寡宜安蛇湯加附子又如除中證只食而能飢々而能食虽食而津液不回瘦弱不復腹熱不除大便秘不利或利而不止日漸罷斃是由脾胃之衰憊值此等症不同熱之劇易直理中輩傷寒命之諦矣

論飲即論渴也

又可氏曰如不欲飲冷當易百滾湯与之乃至



不思飲則知胃和矣風濕飲者以邪熱之蒸  
蒸津液為之涸腹裏如湯涸故渴而自救耳其  
好冷水固常事也今畏冷好熱飲恐以熱助熱  
不可以不辨夫傷寒溫<sup>疫</sup>沒之渴槩屬陽明少陰  
之二證其屬陽明者必好冷水水雪白帛承氣  
證是也又心下有留飲津液為不化生藏府失  
液而渴其有熱者好冷水無熱者好煖水不特  
好冰水乃留飲即滯水也五苓症是也又經云  
腎惡燥今邪熱歸于少陰則邪熱与陰化下利  
亡津液遂成虛寒故渴引熱飲而自救耳假令  
其不下利亦有渴者以腎氣不通津液不施也

將附子回陽則腎氣得通而五液並溉熱渴自  
止故渴好熱湯者屬少陰也

清熱

又可氏曰時疫首尾一於為熱獨不言清熱者  
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熱而熱  
自己邪之與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  
存者又可氏此論實不易之確論孰取間然焉  
但其所謂治邪言以汗吐下三法攻之也然間  
有無可攻之證而熇々大熱蒸々身熱或時有  
休作熱仍不解不可如之何也時師逢此證概  
投升陽散火柴白諸湯而不解更與黃連解毒



主當字恐係  
按主當字千金馬家  
門下恐有之

橫

白帛加連輩妄事清熱愈清愈熱在甚移時日  
其際大便不秘即滑利或小便不稀即癢閉或  
內衄吐紅不食日重精神疲弊恍惚言語不與  
人主當是雖時師罪然無可攻之證則不由清  
熱將何處索道乎時師之務清熱未可言無謂  
也但診候不諦故無効而已苟診候諦乎可無  
大過矣

夫風寒與溫疫等是為熱邪有一所感其處必  
熱診熱之輕重以邪之所在若風寒之邪始着  
太陽故頭背熱甚而胸腹熱微若溫疫之邪始  
着膜原故兩脇熱甚而及胸腹午後勢漸張以

若

與大陽不相涉頭背熱反輕是溫疫與風寒之  
別也不識此形勢而臨病家天之于初則病中  
生許多之禍也及邪之入裏也診猶有此者假  
令內蓄風毒外必不仁內結癰膿外必甲錯見  
於外者必根於內推而擴之診大表可知邪之  
所在古之法也知邪之所在考之脈證瞭然歷  
久可視見而為制劑藥無虛發雖不中而不遠  
矣

胸中有熱者虛里動而臂熱

胃實者腹中熱心下鞭滿而痛

少陽有熱者右脇下其經拘急若連少腹膨然



微滿者或下血

胸腹及周身大热若無大热無甚發作煩渴好冷水舌上白胎其脈洪大若微洪大不倫有汗每汗為熱在肌肉

額骨熱如灼少腹熱不甚若微冷為下虛上盈四肢厥逆腹中反熱者為陽氣縮退

帝

是診熱之大略也所謂某處熱唯某處熱非言他處無較之他處特某處殊甚而已帝診候不切幾乎難得矣是余積年覃思私所得也

嚮余療女孺甫五歲係溫疫六七月視之證屬陽明心下鞞滿壯熱按之輒啼因知其痛于小

心

是下疑

屎之下疑脫在字

承氣湯加甘草至夜再診大便未利然下已軟熱大減微思食但少腹熱反甚是胃中之燥屎已降腸中也雖未得利知不誤朝必利其夜果下二行不日而愈夫燥屎胃則心下壯熱已降腸中則少腹熱甚蓋小兒皮肉薄弱邪之所在玲瓏可鑿至于大人肌膚敦厚雖不知此瑩徹而於理無二則能通其義或有得焉矣又按治之熱仍不解反求之少陰得附子方解者間復有之詳見于少陰條

應下諸證

舌白胎

疫邪在募原舌上白胎是其正候



也傷寒邪傳少陽亦白胎胎無二等是熱病所  
為何以別之少白台其證往未寒熱疫邪白  
胎便渴而無惡寒是也又陰證之極有白胎滑  
如攤肪

舌黑胎

固屬胃實下後硬黑變軟黑是其

常事若下後神不換善寐為餘邪入少陰又

上盈下虛亦見黑胎子胃實無無異

舌黑無胎

又可氏曰此經氣非下證也妊

娠多此陰證亦有此並非下證所謂經氣在

強之形熱不能透發于外却內蒸于胸中也

此證數欲漱而不欲飲治法宜此甚胡刻

妊娠多見此者內多蓄血液為外熱所蒸寢  
見其色也猶地黃以酒蒸之其色便黑治法  
同經氣

陰證見此者腎氣之困見其色也猶痰熱在

脾便發黃而有甚於此又見離々灰黑色乃

腎氣之傾也並非附子劑不能挽回矣

舌黑乾燥

伏邪日久不離募原則邪熱熏

胸中子心火相併鬱為大熱津液涸竭則白

胎老作焦黑色而乾燥恰與胃實之舌相似

而無胎為異且以腹無胃實候應別之

又有疝動蟲氣熏膈見此候應就本條求之



素

舌芒刺 此候不係于疫之輕重人之老少  
延捱引日津液潤者舌上乾燥易生芒刺治  
法雖欲為主生津潤燥而為餘證所拘無暇  
專行滋陰也苟非慧悟于七劑者多失乎機  
會悔而不及矣

舌裂 上盈下虛亦見此候

舌短 舌硬 舌卷 陰陽二證俱見此候

多易取敗

白沙胎 下利傷津液亦見此候

舌紅滑 以下利止津液熱毫不除故紅滑乾燥宜急  
以大便下利不暇熱熏胸中故無胎

下之失下必死又伏邪陷於少陰所云舌黑

乾燥隨消亦變作紅滑色宜加減真武湯

舌兩道白胎 邪尚在募原

唇燥裂 唇焦色 唇口皮起 並屬胃

熱固當下又上盈下虛亦見此候唇口皮起

陰證常多見此候

口臭 因胃熱湧宿飲宜下

鼻孔如煙煤 又可氏曰此疫毒在胃下之勿

僻古人以為肺絕見此證必死仍應較餘證

審諦發藥又有臥牀日久燈煙煤黑者宜再

審勿忽棄



齒衄

鼻衄

胃實之溢於經也宜下之

又上盈下虛亦見此證宜降火但鼻衄有連日不止至于二三升者勿輕裏熱從血解子汗解同理血已止專主養榮又力役行旅總勞身體吐者係疫或為鼻衄者多死所以然者本因強力傷腎也

口燥渴

此證獨不陽證而已陰證亦每見

此證經云腎惡燥邪陷少陰五液不生故口燥渴自救時師不曉此義槩投清熱藥徒延時日過事不勘

目赤

咽乾

氣噴如火

上盈下虛亦見世

證

小便赤黑

消滴作痛

小便極臭

並熱迫下

焦

脈沈實而數

為裏實竝可下但無力者未

可下

揚手躑足

即躁煩有虛實之分宜較餘證

而定之槩躁煩屬真氣幾微尚有可治者至身不寧危

潮熱

譏語

二證竝見屬胃實固可下又

有神虛譫語詳見于本條

善大息

短氣

屬胃實此證心下必滿並



可下上盈下虛亦見此證

心下滿 心下高起如塊 心下痛 腹脹滿

腹痛按之愈痛 心下脹痛 並胃實之正

候固可下但脈無力數疾並可下又陰證大

便不通小便稀亦能脹痛不可下之二便利

而脹痛自已又下後下證減而按之心下仍

痛者有小結有積聚不可概為胃實

腹皮貼背 此以胃實失下累日不食胃氣

失養邪毒獨存脹滿頓除反作仰瓦狀形勢

甚危似難施下務急下之或兔鬼錄但脈軟

者屬虛

頭脹痛 頭熱 耳鳴 上盈下虛亦有此

三證

小便閉 陰託每多此證詳于本條又有神

怯恍惚小便閉在宜道赤散但遺失者不治

大便閉 陰證每多此證詳于本條又雖閉

至一二旬而不下重無害於小便慎勿下之

津液回而自通

大腸膠閉 協熱下利 熱結傍流 並託

於本條

逆 脈厥 體厥 並失下者間至于此

但煩躁無寧刻者不治又不下後有此證也



宜四逆輩不及者此死證見于本條  
發狂 此證特見于白帛證其他概煩躁譫  
詔之甚乃作狂狀也

應補諸證

又可氏曰虛證散在諸篇此不再贅余檢閱諸  
篇至說陰證乃僅々勿々而已此主張陽證務  
唱下劑至迄陰證故省畧之求其意乃曰溫疫  
無陰證故不附載此以當年所行之疫與今時  
之疫其證有霄壤之遠也詳見于下項條今採  
摘類聚于陰證上盈下虛證虛脫說以便參閱  
陰證 應補諸證

善寐

仲景云少陰為病但欲寐以此證所  
見平穩人皆以為熱消病減晏然不悚疑安  
知少陰之始證而陰險從此生又邪在少陽  
亦有眠者其他無有此證但病愈善寐者不  
繫焉

唇口乾燥而無胎

唇口皮起

並津液不

至咽

舌紅滑

邪熱入少陰上併手少陰則五液

乾燥上焦仍熱故舌見紅滑又見於前應下

證中

舌黑沙胎

發渴

並虛火之妄動也詳于



口燥渴條

大熱而腹軟

大熱舌無胎

並脘腹大熱

如灼翬時按之手却覺熱輕此係虛火妄動

若手不覺熱輕仍宜以脈參較

夜間大便滑泄

此因內陽守之夫至夜陽

氣漸退陰氣隨長宜以下利之時刻度虛寒

之微甚

下利厥逆

此證既具在傷寒論更不附懸

噦逆 腹中蛙聲

並屬虛寒各見于本條

小便稀

小便閉

小便遺

大便閉

此

皆因陽氣不充於下焦也只將真武輩竝陽

氣還回不勞而自利若強欲利用行氣水藥

不唯無益反招害

脈沈數而弱

浮數而弱重按如魚

見此

脈者屬陰證况於微弱乎雖熱甚不可下

脈數疾

其狀如奔馬如急湍此衛氣失度

也得此脈者雖諸陽證具非附子實下焦而

不治詳見于本條

上盈下虛

諸證附見於瘧下條中并本條其他三證具在

頭關熱

下焦不治虛火奔騰之所致

短氣息疏大

吸氣不至腎



周身大熱少腹熱輕或冷

虛脫證

如撮空理線微喘盼視髮根搔癢等五藏絕證人皆常所諳更不附載今舉所數經過證二

白瘡

時師誤言白疹此證因衛氣衰而偶

有治者但精神日虛憊不治

胗脈牽手縮去

此證所見雖微而未見得

生

痛不得言

見此證必死詳見于本條

屈脚仰臥

此證係真氣虛微多不治猶莫

之將死仰浮于水上

下血如崩

此證男子每十七八死婦人每

十五六生此以女子陰有餘也

煩躁無寧刻

必死但四肢不厥者頭安於

枕上者或可挽回又熱畧解食稍進而煩躁

不治者為邪乘心雖不至無寧刻而必死

論陰證世間罕有

天明壬寅年東西諸國溫疫大行其死亡者不

可勝殫京師亦行其證概屬冒家實先之余刻

溫疫論從此法療多得全活然世鮮傳本雖有

余刻而輕視不敢讀人皆以傷寒法發汗為要



有諸初之宜屬  
獨刪

汗出熱仍不解愈更增取汗是以津液先涸未  
至胃實煩躁至死亦不為不多是吳又有可之  
所懼也無幾何東奧西肥之徒各馳書謝曰頃  
溫疫大行依吳氏法治之其易如探囊中物皆  
先生之賜也余益信又可氏之有功於溫疫時  
師亦稍公知取而讀之遂大布行久之或為余  
語曰一人係疫百療無效服附子理中湯得愈  
有諸初余冷笑不肯也適值腸癖病以苦寒攻  
之證候反劇更投桂支人參湯脈腹俱和而愈  
夫腸癖病亦屬熱治尚如此特於溫疫未嘗無  
此理每值溫疫難瘥證診而不諦思而不得中

心憤々焉後讀嶺南衛生方於瘴癘條私心略  
領之有感乎或語

天明戊申春正月京師大火十萬之家頓為燒  
土人民落膽傍徨於道路無身可依或竄居於  
陋巷僻地或假寓於倉庫之存苟且圖生者十  
居其九誠可務恤也哉未幾何溫疫稍行至四  
五月盛行其證如胃家實而有所微見陰證仍  
用大黃死用附子則生予嶺外之瘴癘趣相類  
示後年々所視之疫證治略相同但屬大黃證  
每十不過二三多用附子以免危予所謂胃實  
證霄壤懸隔初見伏邪證非敢有異今證之徑



庭何其甚邪兒真與曰蓋邪有剛柔也猶熱病  
有中風傷寒俱感于大陽隨其所傳百證妄見  
疫邪亦有剛柔俱着于膜原隨其所傳百證妄  
見但剛邪勢劇同氣相感傳于陽明柔邪勢緩  
不能傳胃同類相聚徑入于少陰下虛上盈猶  
傷寒有兩感證剛柔相半也吳氏言溫疫無陰  
證非吳氏之過觀其時柔邪尚不行吳氏未視  
疫有陰証也此說雖無根於古而於理未可據  
根之有余嘗歷觀伏邪之傳胃每不多引日是  
邪離膜原之速而輕悍也其陷于少陰欲離膜  
原而不離替滯多日方見陰證是邪之重濁也

年  
誌

指之言剛邪言柔邪似不可為河漢言据此求  
之治術亦有可為矣已  
寬政辛亥年從容臆溫疫稍行有陰證有陽證  
有上盈下虛證於一門內虛實並行以常慣陰  
證動易執迷致誤非能講究而了然乎胸次安  
得緩急相應乎  
余一時療疫大小三次因歲氣有不同如今所  
記總係經驗苟有所違於法不死必危吉凶直  
見非如雜病之可左右也讀者其思諸  
又可氏曰隨其證治之勿臆度其虛為陰證驟  
溫補可也至曰典房慾何與焉未可也經曰藏



於精者容不病温 又玉論曰病温虛甚死  
又可氏於四損證置之度外亦由精不足也余  
久歷視病形似不死而死多在多慾人少慾者  
雖失下羈遲尚有得生學者應留意焉謂与房  
慾何不子操曲過也  
又可氏曰真陰者始則惡寒而不發熱四肢逆  
冷其脈沈細急投附子湯回陽王履所云直中  
傷寒是也余按此證是中寒之急證猶暑時之  
霍亂也吳王以此係傷寒温疫似徑實相失夫  
傷寒温疫當漸次傳裏而作陰證未聞有如此  
之陰證

又可引捷要便法曰陰陽二證以小便赤白為  
捷萬不失一若夫如此於別陰陽乎何難之有  
以余所形視之雖陰證小便仍赤所以然者本  
因熱邪之所內陷與藏氣相搏盪摩冲擊之際  
津液帶其氣而下故其色每赤但赤有濃淡已  
若上盈下虛其色尤甚於其際欲區別固為難  
若其清白方為陰證豈翅遲三十里而已乎  
舍病治藥  
一醫看此條縱飲冷水大熱頓解脫然而愈適  
值大渴證令恣飲水至二十餘盞而渴止則脈  
中暴脹發喘而死此輕視長沙子水禁之過也



輕疫誤治

傷寒論平脈篇脈浮而大條云久久為痲癩大陽篇傷寒吐下後條云久而為痿陽明篇陽明病若中寒者條云欲作固瘕如此等證皆因誤治成痼疾又可氏於此篇發其餘緒示雖輕疫不可忽視余嘗視溫疫差後奔狂者為虛勞者庶查有下項主客文條

肢體浮腫

下後比熱稍解稍知食味有跗上微腫其人或微頭痛此陽明氣通非虛候也能食調理不藥自愈

腹寒劑反熱

氣為邪阻抑鬱為火火邪混同發作大熱此邪本也火未也邪退氣自通火消熱自清故邪不除無熱清之理但邪非汗下不除今無可汗可下之證無邪可逐之路不得已以苦寒清熱為務不唯熱不清反抑遏胃氣氣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此又可氏之意善道清熱之無益而不置治方其意在下而取之若遇其益下證者將如之何也欲汗下以驅邪無可逐之證欲苦寒以清熱抑胃氣欲養榮以勝勝熱粘膈不受此余所疑而不決也療多人之問若值下



焦一隅之有闕者輒本下火之語主用甘草  
附子降火和胃引火歸原大熱過半減却神氣  
少蘇所餘小半之邪熱此自易化諸突可治耳  
知一  
論感疫而熱與飲酒而醉其趣即一宛然好比  
喻語曰能近取譬是之謂也

四損

吳氏曰四損言正氣真血真陰真陽之致損當  
世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雜輕並為難治以正氣  
先虧邪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死下虛人所云  
真陽虧損邪氣陷死下虛並言邪氣陷少陰也

又云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即汲々少氣也  
欲言而不能即瘖而無聲也並屬下虛證所  
云四肢厥逆下利清穀肌體惡寒恒多泄瀉至  
夜益甚口鼻冷氣即是少陰證感邪雖重反每  
發熱燥渴胎刺等證今視少陰證多兼此等證  
但舍此等證持又云陰凝不化即腎氣不通  
也邪留而不行即不傳於他也余按於四損  
中除亡血家之外統是少陰證也自指陰證而  
謂溫疫無陰證又云陰證散見諸篇其言不一  
定竊以似吳氏於已心有所不安以不置治方  
是以世讀溫疫論者不知溫疫有陰證而過人





最多是所以余鄭重論辨也

吳氏曰真血不足者即亡血虛家也真陰不足者即津液乾涸也津液屬腎血屬心雖所治異位至於榮養四肢百骸乃血液無虧今血液乾涸熱邪乘之藏府經絡一時乾焦滋陰養榮無暇施乃神氣飄揚而死但有真陽一點之資其或回生於萬一

勞復 食復

一少婦罹疫以婿家少看護移病於外家而清治余診證屬失下越三十日邪熱已解脈證但平唯血氣未復余囑父母曰古語云病加少愈

看護勿懈頃之少婦坐不堪曠用請行藥拜舅姑遂去宿婿家翌晡發大熱煩渴口舌乾燥不食病勢日加重藥無寸效六七日而逝又一男子病脚氣新瘥但脈數未平傍人曰彼宿有合奄約之婿在逝而難愈斯奈之如余曰外臺云脚氣因腎虛今娶必死耳不聽遂娶其夜衝心而死女勞之復如此其急豈可不慎乎

一婦人甫廿有五病疫為下虛上實證四十餘日而邪熱已解飲食漸進時至過飽制之不肯一日大噎食肉卒發大腹痛四肢厥逆頭汗淋漓六脈虛微急子四逆加人參湯救貼方回陽



續復發飲食大減諸如前日證更子紫胡清燂  
湯十有五日纔復舊觀食復證有如此甚者

温瘧

前條二則一論瘧疾數日而見疫證一論疫熱  
已解而見瘧狀此條所論乃瘧而見下證即瘧  
疫兼證耳不可別建温瘧之目  
一婦歲四十餘病瘧七八發用劫法截之六七  
日後復更發熱勢甚于前日連發數日發無定  
斯或一日再發及其發也兩脚指頭焮痛號呼  
動傍人不可觸近已及其醒痛亦隨減脰之舌  
上黑胎大便難不食脈微強絕或沉伏不應此

瘧兼微疫失下之所致殆為脈厥與知母湯願  
辨集加鱉甲大黃取下二三行至六七行瘧勢  
隨減痛亦隨已旬有餘日而愈

温疫脚氣兼證

温疫十餘日一夜心下大痛下利三四行嗣後  
痛減而下利不止小便日減脚漸痺痛經數日  
復熱加重唇舌乾燥胸腹大滿兩脚不舉神氣  
惛憒二便遺失脉沉數而弱跂陽少陰伏而不  
應時師子桂附劑數日無効請余診之曰此證  
因下利下焦衰弱脚氣乘其虛也是為温疫脚  
氣兼證今雖表無大熱毒引毒已薄心危在且





又苦不忍坐視莫如用紫雪俾有利熱毒並解  
為一舉兩得矣病家怖而不服不日而逝又向  
視梅毒脚氣兼證衝心氣急且不待久余將紫  
雪救燒髮之急不得全効然延命數日若及未  
瀕死或得回天之功爾以其則不遠附言于此

班黃並發

松峯疫說舉班黃並發證治其證先發黃旋即  
發班以其人素虛用托裏舉班湯茵陳五苓散  
於二方中採擇予之已服一劑次早發戰汗而  
後班黃並退豁然而愈隨名其方曰班黃雙解  
散茵陳猪苓茯苓澤瀉梔子生地黃甘草芍藥

當歸以上九味余未視此證或可有之證故採  
錄以備參酌若此證有于實家以茵陳蒿湯取  
一下痰熱以行班毒自透徹如所云搏足鳥之  
論

婦人時疫

吳氏曰婦人時疫與男子無二但其所異者獨  
為熱入血室故全篇就傷寒熱入血室三條演  
其義而已

妊娠時疫

經曰六元命正婦人重身毒之有故無殞亦無殞  
通篇依此義立論吳氏云用當其說見大黃為





安胎之聖藥孫真人以大黃置補藥之第一千金  
翼又可氏之言有所祖

小兒時疫

通篇善曲盡時情 飛霞幼々集成論播全依  
此篇以擴充義理頗有可觀者

主客文

三甲散從大黃麩與九拈出但麩蟲丸逐瘀為  
主破結滋陰為次三甲散破結滋陰為主逐瘀  
為次蓋又可氏煅鍊之方可與麩與丸並駕也  
又可氏云男女因他病肌肉消瘦邪火獨存時  
際感疫匡家易誤形失治遂延曠日則客邪難

輕尚膠固于血脈主客文渾遂作痼疾乃謂成  
虛勞病也余每值此證度輕重深淺隨證撰用  
此二方其未至勞極間奏殊効

正名

仲景祖述熱論而作傷寒論業已曰熱曰寒至  
發熱而渴不惡寒證表裏證該見無更可目焉  
夫寒熱陰陽之偏氣陰帶陽曰冷陽帶陰曰溫  
即有表裏相兼之義取以命之曰溫病蓋非有  
他義矣

九傳

又可氏於此條詳論伏邪有九傳其要不過外



傳于三陽內傳于胃之二途以歷羊余所胗考  
之於二途外又有二途有伏邪徑傳于腎有半  
傳于胃半傳于腎名曰下虛上盈其傳胃者大  
黃可下而取傳腎者附子可通而回至下虛上  
實乃用大黃則胃熱可瀉而滋損腎氣復用附  
子則腎氣可通而增助胃熱然則附子大黃併  
用乎外臺云神丹甘遂合喫之類也故於此二  
途下虛上盈尤為難治經評熱病論曰陰陽交者死  
此證亦可謂也證治詳見于本條

正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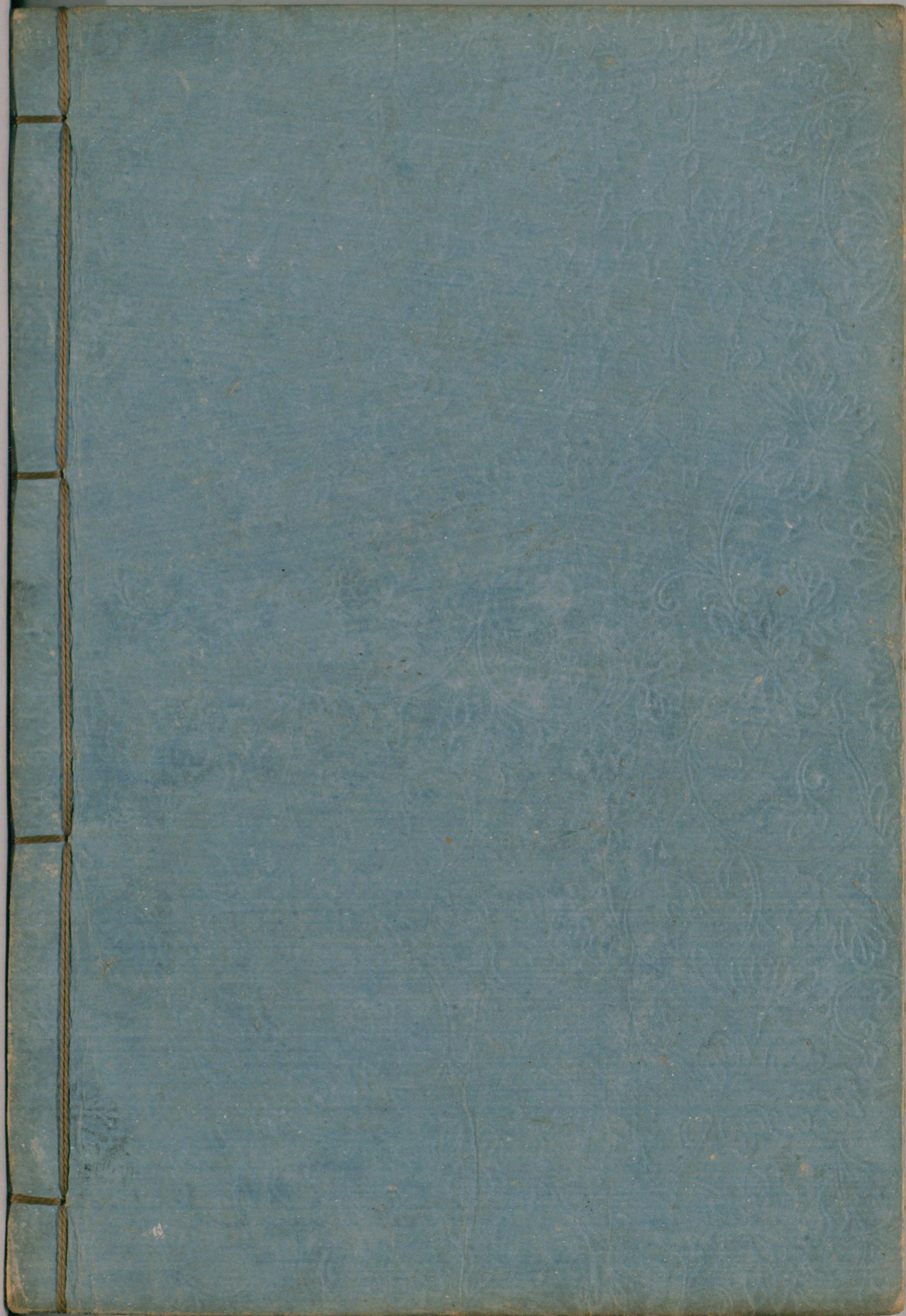
傷寒例以下諸子不認溫疫之真冥搜摸索為

空誤妄說恐註誤來學喻嘉言摘而鞭笞諸前  
吳又可從而形諸後以二公之明千載之滯義  
一時如洗冤仲景再出必以龍圖見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温疫余論 2巻』 請求記号 863-53

ガラス使用